

李文实 著

# 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



# 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

李文实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/李文实著. — 西宁:青海人民出版社, 2001. 6(2003. 4 重印)

ISBN 7-225-01676-8

I. 西... II. 李... III. 边疆地区—文化史—西北地区—古代—文集 IV. K29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8082 号

## 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

李文实 著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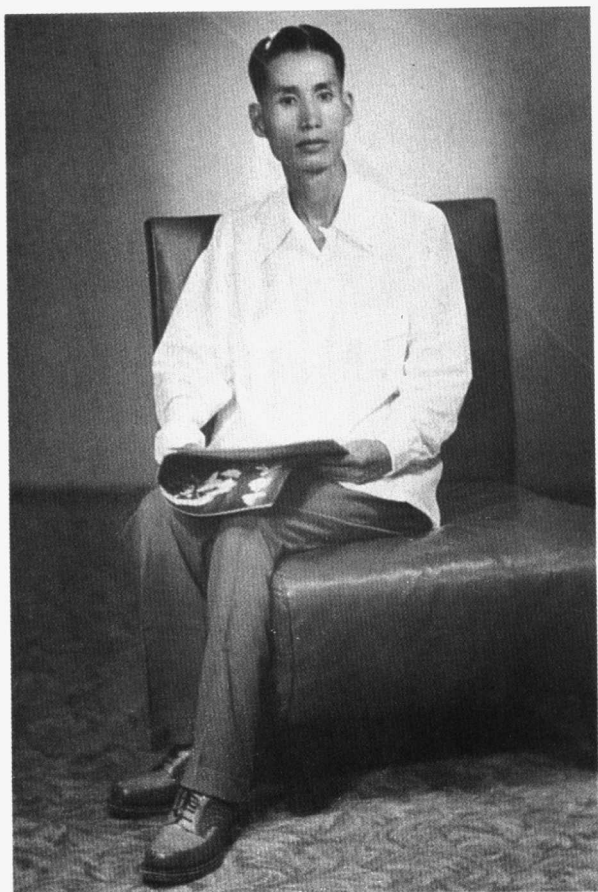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行: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  
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 总编室6143426 发行6143516  
印刷:青海新华印刷厂  
经销:新华书店  
开本:850×1168 1/32  
印张:14.625  
字数:33.6万  
插页:5  
版次:2001年6月第1版  
印次:2003年4月第2次印刷  
印数:1 001—2 150

---

书号:ISBN 7-225-01676-8/G · 626  
定价:精:32.00元 平: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

作者像

(1950 年秋摄于香港，时年 36 岁)

## 史念海先生序

文实先生远道赐书，谓其大著《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》行将付梓问世，嘱撰序文。不佞不文，尤不娴于作序，惟文实先生雅约，又义不能推辞，谨握管书写，不复计其工拙。

文实先生与不佞同出于顾颉刚先生门下，订交在六十年前。在未识文实先生之时，已数数闻颉刚先生道及。颉刚先生门下学侣辈出，颉刚先生独多称道文实先生，已知其不凡。一日相晤于嘉陵江畔，获聆其娓娓言辞，仿佛泉涌，而又头头是道，不禁为之心折。人事倥偬，每苦于不常相过从。虽天各一方，时蒙见赐佳作，辄以先读为快。颉刚先生教人，每因其特性，为订从事有关课题。文实先生籍隶河湟之间，命其钻研西陲，故其所撰文，亦以此方面为多。

颉刚先生这样嘱咐安排，盖有深意。西陲距内地虽稍辽远，然自汉唐以来皆已久隶版图。前代学人对此多有论述，即以清代来说，祁韵士、李光庭、洪亮吉、徐松、梁份，皆有撰著，各自名家。不仅考核一方地理，对于当代边防亦多有所补益。近百年来，能亲履其地，并能撰述成篇，为世人所称道的，不过黄文弼等数人而已。其间外籍人士却纷至沓来，率皆以其所得，捆载而去，并以之发为论著，国人乃为之译译，作为考核西陲地理的蓝本。仿佛秦庭无人，致使绕朝不能不为之赠策，壮其行色。

西陲各处，历来民族复杂，古今亦多变化。各民族自有言语，有的还各有文字。言语文字既各不相同，对于地理的命名称谓，自亦各有其习俗和特征。相沿既久，有的还能辨其本义，有

的就不免晦涩难明。今甘肃河西有祁连山，而武威旧名曾有姑臧的称谓。祁连为匈奴语，其意为天，因而祁连山就是匈奴的天山。姑臧城为匈奴所筑，本名盖臧，语讹为姑臧，原来盖臧的意义就不明瞭，姑臧也就难得作出恰当的解释。这样一些原来的地名，后来沿用的很多，有的还一直沿用到现在。若寻根究底，殊非易事。不仅如此，草原牧区的民族迁徙移动，极为纷繁。有些民族甚至消失，不复见于记载。正因为这样，不同民族前后所居却是同一地方。各民族既各有其习俗称谓，所居新地因之又新有地名。迁徙不断，移居频繁，一地就可以有多名，若不细加检点，则一地多名就会变成不同的名称、不同的地方，宁非笑谈。

文实先生生长于河湟之间。河湟之间本为羌族往来游牧的地区。羌族居处广大，远至河源各处，皆在其范围之内。羌族之后，藏族也曾涉足其间。藏族于吐蕃时最为强盛。吐蕃盛时，羌族早已衰微，其部落当为吐蕃所融合，是以藏族语言之中就不免杂有羌语的音素。精通藏语，不仅可以洞晓吐蕃当年的往事，抑且能溯源于羌人的旧闻。河湟之间诚与羌藏有关，后来蒙古族徙入，亦有游牧的所在。蒙古族在此地的历史虽不如藏族的长久，前后亦有数百年，因而不少地方也就与蒙古族有关了。蒙古族语言同样有所承受，可以因之上溯更远。文实先生既自幼长于河湟之间，耳闻目染，颇娴于蒙藏语言文字。文实先生语言能力极强，所精通者实不限于蒙藏两方。不过所论述的多偏于青海与河西，故所运用以蒙藏的语言文字最为频繁。

文实先生既能通晓一些民族的语言文字，对于钻研西陲古地实有其莫大的方便。以不同文字的对音阐释地理的方法，很早已为学人所运用，并非文实先生所新创，然文实先生所得殊为不少，这是应该称道的。西陲古地可以上溯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《禹贡》。文实先生论述西陲古地也就由《禹贡》所涉及的古地

肇始。《禹贡》雍州章曾说过：“织皮昆仑，析支渠搜，西戎即叙。”这是说西方的几个部落。前人多有解释，不一其说。这些部落名称当是其本来的称谓，《禹贡》的作者即因其本来的名称加以记载。欲为之解释，自当追本溯源，才能得到其近似的居处，以至于确实的所在。文实先生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。文实先生谦虚地说，这是他“个人新提法”，并说“兹事体大，尚须多方论证”。这是不错的。不过没有人能够提出新说，也难于引起多方的论证。

文实先生对于西陲的许多古地，都能提出新的解释。其中对于敦煌和九曲的解释，尤为新颖。敦煌的名称始见于汉代的记载。汉武帝置河西四郡，其最西的一郡即以敦煌为名。敦煌是什么意思？汉代的学者就曾作过解释，据说：“敦，大也；煌，盛也。”近两千年来，皆遵循其说，莫能是正。也曾有人稍有怀疑，然亦未能提出新解。有之，应推文实先生。敦煌之音与安多藏语朵航相近，朵航之义为诵经处，也就是说寺院的所在。藏语虽晚出，其初当有所承受，可以追论其本初。文实先生就以之追溯，谓汉武帝时，佛教已传至西域，始置敦煌郡地，其地即已经有了寺院，并有敦煌的名称。汉武帝时置郡，即以之为郡名。这应和祁连山的名称相仿佛，只是当时已知祁连的语义，敦煌则令人猜度，难得洞悉其中曲折。

文实先生解释九曲，也是如此。黄河多弯曲，远古传说，即以之为九曲。然九曲作为地名，则始见于唐时。唐与吐蕃争九曲，自非黄河九曲全数。唐虽与吐蕃争九曲，唐人记载却未指出确地所在，仅称其水甘草良，宜畜牧。文实先生指出：九曲即今黄南的隆务河。隆务河又名保安大河。隆务是藏名，保安是汉名，都是后起的俗称。隆务河藏语为勾曲，汉译则为九河。因其上游由九条支流汇合而成，故以此相称，其名称与九曲相符，其

地形势亦与唐与吐蕃所争执的相合，可以成为定论。这样解释对于治唐史者也有相当的助力。

治輿地之学者，所恃者除文献之外，还须遍历各地，从事实地的考察。司马迁撰《史记》的《河渠书》和《货殖列传》，酈道元撰《水经注》，即已导夫先路。司马迁曾遍游全国各地，故所撰《货殖列传》，于经济都会和货物流通的道路，皆历历如数家珍。司马迁又曾参与瓠子治河之役，故《河渠书》写得生动周密。酈道元能够搜渠问渚，故《水经注》中率能写得曲折翔实。但实地考察也不是轻易所可做到的。不仅途中车船皆需料理，而且有关资料也需相当熟谙，不然，徒事走马看花，未必就能有获得。西北各地，多高山太川，间有羊肠细径，也许步履维艰，不易就途。远在隋代，炀帝曾经西征，出湟水，过祁连山而至于张掖。这在当时为少有的大事，就在后世也不时为人所称道。文实先生为之还撰写了一篇《隋炀帝西巡道路中几个地名的考实》。所论述的地方有的就在文实先生家乡的附近。文中曾明白提出“自幼生长在这块地方”。距离较远的地方自然也相应去考察过，因而能够有力地批驳了一些学者的说法。由于隋炀帝西征的道路较为悬远，也有一时考察不到的地方。随后他又再作了考察，才确定了覆袁川、琵琶峡和隋炀帝渡过浩门水的地方，并补证和纠正了《隋书》的有关失误。若不这样的普遍考察，再逐一和文献记载相印证，是不会得到翔实的结论的。文实先生钻研西陲古地，殆都是运用实地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，这里提到的隋炀帝西巡的道路，只不过是略举例证而已。

西陲十分广阔，在这广阔的地区中，古往今来的民族极为复杂，语言不同，宗教各异，又加之以神话传说，表现在文化方面，自与内地不尽一致，以故不易为之董理。文实先生既探索西陲古地，就不能只限于古地，更不能与其他各方面了无关涉。文实

先生的论著中曾有专文谈到西王母，西王母的故事早已传遍人间。其初还是神话，后来演变为故事，再后见于记载，竟成为历史。历来为之撰文论证者，前后络绎不绝。既以西王母相称，就与西陲有关。文实先生论述西陲地理与文化，也就不能避而不谈。文实先生说，他是本着神话归神话，传说归传说，历史事实归历史的这一轨迹来探讨的。这样的立论很好。简单地说，就是以其本来面目归其本来面目，不杂人言，不杂私见，都以具体事实为根据。文实先生不仅以这样的轨迹来探讨西王母，也以这样的轨迹来探讨民族和宗教等诸多问题，因而立论都相当翔实，也使有关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。这是可以令人效法的。

文实先生这部大著是受顾颉刚先生之命撰写的。颉刚先生仙游已久，不克展卷评阅。如颉刚先生长寿至今，文实先生大著是会受到特殊称道的。

1996年10月，史念海谨序

## 自序

我出生在今青海省化隆县甘都镇，这里原是古代羌族游牧地带。汉初在湟水下游置金城郡，初治允吾(yǎn yú)，即今民和县下川口。汉宣帝时赵充国定湟中，置破羌、安夷、临羌三县，东南均与今化隆为邻。东汉光武帝建武九年(公元33年)，以牛邯为护羌校尉，在今甘都镇筑亭，即以邯为名，于是有邯川之称。其后金城太守侯霸在东、西邯置屯田五部，东邯即今民和县官亭(厅)和马营地区，西邯即今甘都镇所在。自南北朝以迄宋、元，这里一直是羌、吐蕃和今藏族生息之地，故地名迄今仍多从羌、藏。我家所在的甘都镇在清初杨应琚任西宁府金事时，在这里筑堡，称甘都堂堡，设千总。我家适在千总衙门对过。

这里自元初开始，即由移民撒拉族屯居。原居藏民，则已多移往今海南州共和、贵南地区。而千总衙门所在需有近卫，于是遂移来汉族和回族近百余户居城镇内外，称为上下牌。设有红牌、农官，是屯田的地方头目；千总、把总则系驻屯军。当时移民屯垦，其分垦区都称工，如分在今循化地带的有八工，而分在化隆地带的有五工，当地习称撒拉八工外五工。我家所在的甘都工，即外五工之一。外五工中除仅有三个村操撒拉语外，其余不仅地名仍存藏语旧称，而语言也习用藏语。因此上、下牌的汉族和回族，也大都会藏语。我家所在的甘都堂堡，甘都是藏语噶木多的译名，藏文“𑄎”字是三条水会合的象形字，而甘都镇恰居循昂、河郡和直噶昂三个峡来水汇合之处，同于现在广东的三水、四会。

地名从古是依“名从主人”的理据而来的。我生长在藏民原生息居住的地区，幼年时代，也稍懂得一点藏族和撒拉族的语言。后来在上高中时，学了两年藏文，等到上大学时，才发现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所载西陲古地名，多从音译，但还不知道这里还存在着古今音之异读。解放初我到上海，顾颉刚先生正写有关古地的论文，我读了以后，得到新的启发。便提出《禹贡》雍、凉地名，多名从主人，而后世注家，多未晓其义，概以汉义为解，殊未得实。先生听了大喜，囑为撰文，并勉励说：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只要开好头，以后便会得到做深入的研究。”不料我这个研究工作刚开始，镇反运动便开始了，我竟被诬捕入狱，垂卅年未得平反。1978年原被押国民党县团级人员获释，我仍未得与。我写诗给史筱苏念海先生说：“闻到上林花发早，春风总不到天涯！”史先生在全国政协开会时，曾把这首诗反映给刘澜涛副主席，刘副主席专函加以催询，因为这本来是青海省公安厅和法院搞的假案，他们仍以正在审查作为搪塞。直到我写信给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揭发这个假案，蒙王副主席亲加过问，并证明我在解放初的身份和行动，都是与他所指示相符合的。这样一来，法院便不得不释放并平反我了。

我出狱后，史先生关注我的旧业，频囑撰文，借以完成旧业。虽然这时我有关西陲古地研究的专业，早已荒芜殆尽，但史先生的盛意，至为可感，因就西陲边地着手，试由其名义探求今地的所在，每成一文，史先生便布之于他所主编的陕师大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。此项研讨，虽颇得实，但因我在平反后，执教和公私活动任务丛集，先后只写了不多几篇，旋又以患面部神经麻痹而中止。原来青海人民出版社已约定为我拟写的有关西陲古地论文，印行一个专集，到了这时，他们频来催稿，我只好改变原来的计划，以先后所撰有关吐谷浑、吐蕃等论文，合编为《西陲古

地与羌藏文化》付印。稿排好后送我校订，而我又终因老病，耽误了两年多时间，自然力不从心，未能略有所增益。

羌语迄无专著，而现在的藏文著作，音义又已多现代化，惟今青海地区仍间存安多方言，我的藏文和安多方言知识，经过数十年监禁的牢狱生活，也都已灰飞烟灭，兹所论列，只从本乡安多方言着笔。一般所谓方言，是指说话的人发声的流变不同，因以为异，实际上四方的语言，原都通为一贯，只是读音有所流变。其一直流传到今天的，大半传自几千年前，因此经传文字，特别是如《诗经》所载，多沿自当时各地的方言，这完全从后人的注解中看得出来。如我家乡的土话中把凡事物达到极致程度的都称为“胡都”，如胡都好、胡都大；说人厉害也说是胡都狠、胡都歹。1983年，我读到丁鼎丞（惟汾）先生所著《方言音释》，才恍然领悟到这是因古今音异而形成的异写，他随举扬雄《方言》所列的：“华芎，臈也。（芎亦华别名，音诤）齐、楚之间，或谓之华，或谓之芎。”并加以解释说：“华芎古音读胡库，为攫囊（古音渠，徒两音）之叠韵音转。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‘攫芎含华芎也。华芎为叠韵，可合言，亦可分言。合言为华芎，分言则为华为芎。华芎两字，皆为鄂（古音读都，俗作突）之迭韵假借。”就此可见今青海汉语方言也有沿之于古的。

再就今天藏族安多方言中略加探究，同样发现很多词语的读音，完全与汉语相同或相近，这点我早在《华夏臈说》中就提了出来，近来已由有关藏语研究的专家，进一步加以引申了。藏汉同属一个语系，但对它的分合同异，还很少有人从事探讨，我在这里略提一下，以便引起同好就此加以新的探讨，涓涓不塞，终成江河，期望对汉、藏语言的研究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。

我这部文稿初编就后，我就函请史先生为作一篇序。他向来不肯为人作序，而对我这次提出的要求，他欣然就写了一篇序

文寄来，并附信建议最好再由他在序中提一下我蒙冤系狱的事，以便说明我这部书稿所以难产的衷曲。等到我最终准备交稿前函请他在序文中补提系狱这个事件，而这时他不幸因换置心脏起搏器而住院治疗，终至于不起！他一生为人淳朴谦和，为学淹雅弘通，著述等身，誉满士林；同时年高多寿，子女有成，自可无憾。惟就我来说，半生蒙他奖掖关注，几于无所不至，而今竟于迟暮之年，顿失此一良友，自不无梁木其坏，泰山其颓之感了！更所可念的是他在因病入院时，犹嘱人告我序文续笔，当于出院后写好寄来。我当即复信说序文请不再续写，可由我在自序中加以说明为是。此信我想他那时已不能省视了！

我所以最终以此断章残篇，付诸剞劂，则窃以为当今东西方有关学者，多通突厥、蒙古、藏甚或印地、梵文。设就此以为引端，则会激起他们更进一步疏通证明的兴致与资助。如此，则区区虽志有未逮，也就有所自慰了。

2001年4月6日夜作者于民院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史念海先生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)   |
| 自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1)   |
| 一、古地之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夏禹传说与大夏地理 .....               | (3)   |
| 大夏与姬水——为史念海先生八旬<br>寿辰作 .....  | (22)  |
| 西王母通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33)  |
| 《尚书·禹贡》雍州地理今绎 .....           | (40)  |
| 《禹贡》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及三危<br>地理考实 ..... | (66)  |
| 西陲古地释名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81)  |
| 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 .....             | (115) |
| 隋炀帝西巡道路中几个地名的<br>考实 .....     | (124) |
| 西平郡与鄯州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36) |
| 黄河九曲新考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45) |
| 噶斯池与噶斯口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59) |
| 民和访古录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(176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门源访古录·····         | (202) |
| 二、民族文化之部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“华夏”臆说·····        | (227) |
| 藏族源流与汉藏关系·····     | (245) |
| 吐蕃一名的由来·····       | (275) |
| 中国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关系·····  | (288) |
| 吐谷浑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考察····· | (313) |
| 白兰国址再考·····        | (362) |
| 南凉兴亡及其故都遗址的发现····· | (378) |
| 霍尔与土族·····         | (401) |
| 再论羌藏与蒙土问题·····     | (427) |
| 青海地区羌藏文化与统一的多      |       |
| 民族国家形成的关系·····     | (441) |
| 化隆的地理与人文·····      | (448) |
| 编后附言·····          | (454) |

# **— 古地之部**

